

在悸动与克制、诱惑与拒绝、保护与沉沦中，
他一直是她最强大的依靠。

她是他心上的一块肉，若要他们分开，
已非「分离」这个词可以形容，那叫作「割舍」。

独家宠爱



总攻大人
作品
WORKS

下

总攻大人
作品
WORKS

独家宠爱

Exclusive
love

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独家宠爱：全2册 / 总攻大人著. —南京：江苏

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6

ISBN 978-7-5399-7316-6

I. ①独… II. ①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284369号

书 名 独家宠爱
作 者 总攻大人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开
选题策划 李文峰 周莉
责任编辑 姚丽
文字编辑 周莉
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310千字
印 张 15
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，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7316-6
定 价 48.00元（全二册）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录 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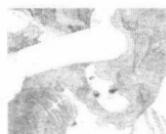
- 第一章 失婚的大提琴家 / 1
第二章 华尔街最年轻的金融大鳄 / 12
第三章 送你一辈子 / 22
第四章 脉脉含情 / 36
第五章 那个谁，你有情敌了 / 51
第六章 为你，千千万万遍 / 67
第七章 或许我需要你 / 92
第八章 引狼入室 / 108
第九章 爱是最美好的事 / 128
第十章 体贴的男人 / 145
第十一章 别哭，好心疼 / 171
第十二章 正牌女友 / 192
第十三章 分手协议 / 214



目录 (下)

- 第十四章 敬时间，敬错误，也敬她 / 237
第十五章 尾随的他 / 267
第十六章 我们同居吧 / 297
第十七章 我求你 / 318
第十八章 我们订婚吧 / 339
第十九章 危险降临 / 361
第二十章 曼哈顿，不夜城 / 377
第二十一章 世界直播的求婚 / 402
第二十二章 世纪婚礼 / 416
第二十三章 以后，我会比现在更爱你 / 433
番 外 一 蜜月 / 455
番 外 二 迪拜之旅 / 460
番 外 三 婚姻危机 / 463
番 外 四 所谓妻奴 / 469
番 外 五 儿女双全 / 471

敬时间，敬错误，也敬她



虽然邓雅淳的电话打不通，父亲也负气离去，封絮却依旧没放弃联系邓雅淳。

既然他的电话打不通，那就打给查格好了，他总是掌握着邓雅淳的行踪，肯定知道点什么。

在手机里翻到查格的电话拨出去，听到接通声时封絮的心都吊了起来。一方面她希望邓雅淳真的是出了什么事，所以才不能来见她父母，这样她才能说服自己；而另一方面，她又不希望他真的出了事，因为担心他。

矛盾的心情纠结得封絮很想摔东西，还好查格及时接起了电话，让她放弃了那个念头。

“喂，封小姐？”

查格站在医院走廊里低声接电话，前面秦洛云还在抢救，因为她根本没有求生意志，本来不致命的伤都有点危险了。邓雅淳一直坐在外面等着，眼睛盯着走廊打开的窗户看了好几个小时，一点其他动作都没有，这让查格有点不放心，害怕他会因为今天诸事的变数而生出什么不好的想法来。

“是我。”封絮压低声音道，“打搅你了查副总，我想问一下，邓先生和你在一起吗？”

查格皱皱眉说：“在的，封小姐有事吗？你可以直接打给他。”

封絮道：“我打了好多次他的电话，可是都没人接，后来直接关机了，所以才打给你。”

查格稍稍转过身背对着急救室的方向，疑惑道：“接不通？不对啊，下午离开餐厅的时候我还和他通话呢，你找他有事的话我可以把电话给他。”

封絮思索了一下，问：“你们现在在忙吗？忙的话我待会儿再打也可以。”

查格道：“哎，这事也不用瞒着你，雅淳爸爸今天下午和他见了面，然后他妈妈受了刺激，跳楼了，现在还在抢救。事和事赶到了一起，麻烦一大堆。”

封絮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：“什么？他妈妈跳楼了？”

查格道：“是啊。”他朝前走了几步远离急救室，怕自己的声音再刺激到邓雅淳，“我看他好像有点不对劲，下午发生了很多事，封小姐要是有时间，过来陪陪他也可以。”

封絮问道：“你们在哪个医院？”

查格报了医院名字，随后挂了电话转身打算回去，谁知这一转身，竟然发现坐在长椅上发了几小时呆的邓雅淳不见了！

“哎？”查格诧异地跑回去四处转了转，发现走廊的另一端有个应急出口，他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没看见邓雅淳从他身边过去，他要是离开了的话就是从那边走的。

查格扫了一眼急救室的灯，灯还亮着没有灭，秦洛云还在抢救中，邓雅淳这是去哪儿了？

查格试着给邓雅淳打电话，果然电话是关机状态，这人也不知是把手机弄丢了还是故意关机了。

查格焦头烂额地坐到了长椅上，秦洛云的抢救还没结束，他还得在这儿守着，不能去找邓雅淳。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干吗了？难不成去找父亲

算账了？再怎么也是生下自己、养育自己的母亲，就算小时候对邓雅淳再不好，也比在母亲孕期出轨还给他生了个弟弟的父亲要好。父亲一走就是这么多年，刚回来就刺激得母亲跳楼，要说邓雅淳那睚眦必报的个性，回去找那个父亲算账还真有可能。

查格立刻给公司的人打电话吩咐对方联系邓承允，然后去邓承允家门口守着看是否会遇见邓雅淳，如果遇见了就赶紧拦住他。他这会儿的心情要是真的出了手，肯定会闹到进局子的程度。

封絮在查格忙得团团转时到达了医院，她询问过导诊台来到急救室外，见到的却只有举着两个电话不停地打的查格，根本没有邓雅淳的影子。

查格打完电话看见封絮来了，喘了口气说：“封小姐你来得正好，雅淳刚刚趁我打电话的时候不知道去了哪儿，我已经吩咐人去了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找，你还知道什么地方吗？”

封絮愣在那儿道：“你认识他比我认识他时间长，你应该想得很全面了。”

查格觉得也是，点点头继续打电话。封絮站在那儿靠在墙壁上看着急救室三个字在闪着光，心里无比疑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会让秦洛云那么一个强势的女人跳楼？

记得邓雅淳说过，当初他父母离婚是因为母亲出轨。秦洛云那时那么理亏都可以带着儿子强硬地离开，怎么今天见了一下前夫就跳楼了？

查格打完电话看向封絮，疲倦道：“坐下待会儿吧，一会儿下面的人回了消息我会直接告诉你。”

封絮点点头和查格一起坐到长椅上，迟疑半晌，她还是问出了口：“伯母怎么会跳楼？”

查格揉了揉太阳穴道：“雅淳和你说过他父母离婚的事吗？”

封絮道：“说过，他说是因为伯母出轨才会离婚的，离婚后伯母就把他带走了，不准他父亲和他见面。他回去找过他父亲，还因此出了车祸，不过还是没找到，又被带了回去。”

查格微微颔首说：“他对你倒是毫无保留。事实本来也就是他说的那

样，但谁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事情居然会在今天反转。”

“反转？”封絮皱起了眉。

查格道：“当年出轨的其实是邓先生而不是夫人，邓先生在夫人怀孕时出轨，还给雅淳生了个弟弟。多年来邓先生的家人一直帮他隐瞒着真相，直到夫人今天当着雅淳的面说出了一切。我想夫人任凭他们隐瞒真相这么多年，是不想在雅淳心里如支柱一样的父亲形象倒塌吧？毕竟雅淳那时因为他们离婚的事得过自闭症，好不容易好转了，再因为受刺激复发就坏了。”

说到这查格忽然惊悚了一下，喃喃道：“等等！复发？他该不会是旧病复发了吧。”

封絮不得不承认，这的确是个很颠覆人认知的秘密。秦洛云能够守住这个委屈的秘密这么多年，应该是非常疼爱邓雅淳的。邓雅淳小时候会因为他们离婚患病，说明心理上受的打击很大，秦洛云瞒着没说是正确选择。如果说了，只会让他的病更严重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肯说出来，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儿子太叛逆，另一个原因大概是觉得儿子大了应该不会再有事，前夫又太过分了，她实在咽不下那口气了吧？

想来当年经历过这样的背叛和伤害，一个女人独自撑起整个家，带着孩子在异国他乡奋斗，回家还要忍受儿子的鄙弃，也非常不容易吧。

邓雅淳的父亲一走就是这么多年，完全不跟他联系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有了别的儿子。就算换作是封絮，她也肯定会非常难受。查格的怀疑很有可能，这种刺激很可能让邓雅淳旧病复发，封絮几乎可以想见那会是多么棘手的情况。

“如果是你说的那样，”封絮抿抿唇道，“我们必须赶紧找到他，不然会很麻烦。我们没办法确定除了旧病，会不会跟着出点别的问题。”

患过心理疾病的人心理承受能力多多少少都比正常人要差，封絮的担忧不无道理。查格又开始打电话，两部手机换来换去，最后的结果就是，哪里也找不到邓雅淳。

“这可怎么办？别说最近几天还有很多公司的事要他做决定，就算他

自己的安全，我现在都没办法保证了。他的车不在公司不在医院外，更不在他家，他这个状态自己开车，可千万别出事。”

封絮将查格的焦躁尽收眼底，她何尝不担心和焦急，可是再着急也没办法，她必须冷静下来想想邓雅淳会去哪儿。

他那样的人，平时看起来好像永远不会有解决不了的事、永远可以掌控大局、非常有自信，但联想到他小时候的事，就会发现可能他现在的自信里存在着非常隐秘的自我怀疑。

封絮不知道他是否可以自己走出来，如果不能，恐怕她再见到他的时候不会是什么好情况。

急救室的灯在查格和封絮复杂的心情下慢慢熄灭了，医生从急救室里出来，护士推着秦洛云前往病房。查格被告知秦洛云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接下来还需要好好调养才能恢复，这个时间恐怕会很长。因为病人的心态很不乐观，会影响整个治疗的进度。

封絮看着秦洛云憔悴苍白、伤痕累累的脸，几乎无法将她与那次在咖啡厅所见的高贵女人联系在一起。

这样一个将痛苦隐瞒数年的人心态不会太好，她当初对邓雅淳的不好虽然情有可原，却依旧对邓雅淳造成了伤害。一个不正常的长辈，又如何能培养出一个完全正常的孩子？

查格给秦洛云请了二十四小时看护，又通知了远在美国的秦家二老，随后便对封絮道：“封小姐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你先回家吧，有雅淳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。”

封絮正要回答，手机忽然响了，是家里打来的。

她迟疑了一下，跟查格说了抱歉，走远了点接起电话道：“妈，什么事？”

“都这么晚了你在哪儿？”封母微带怒气道，“你该不会去找那个邓雅淳了吧？人家不要咱们就算了，你怎么还去倒贴啊？”

封絮无奈道：“我在电话里跟你解释不清楚。”

“那你就回来跟我解释，半个小时内你不到家我就和你爸爸一起出去找你。你要放心我们两个老人半夜出去，你就继续在外面待着！”封母决

绝地说完，直接挂了电话。

封絮尴尬地看向身后的查格，犹豫良久，还是说：“那我先回去，你有他消息随时通知我，几点都没关系。”

查格点点头说：“你可以自己开车吗？瑞享有员工在楼下，可以让他们送你。”

封絮道：“我可以，你也注意休息，我先走了。”

查格跟她道别。封絮辞别他离开医院，开车往回走。回家的路上，她不自觉地看着路边，注意着是否有车辆经过。

车子里的广播自动放着，一首老歌，是王馨平的《请你看着我的眼睛》。歌词唱的，恰好是封絮想对邓雅淳说的：

你还有什么怀疑？

你还要怎么来逃避？

难道你只懂保护自己，

再拿不出一点勇气？

现实总是叫人失望。封絮一路开回家，都没有见到邓雅淳那辆车的影子。那么扎眼的一辆豪车，本该在路上一眼就能望见，此刻却好像完全消失了一样，封絮都不敢确定邓雅淳是否还在本市。

没有把车停进车库，封絮抱着还要离开的想法把车停在了家门口。她一进屋就看见父母面色难看地坐在沙发上等她，她也没端着，直接承认去做了什么。

“我是去找邓雅淳了。”封絮道，“但不是你们所想的倒贴，我只是想知道他今晚为什么失约，就算要结束这段感情，我也该给它做个了断吧？”

封父封母都没言语，静静地看着她，他们知道她还有话说。

“我去找他的结果就是，我们恐怕没办法分开。下午发生了点事，他母亲跳楼了，才刚刚抢救完。这会儿他人不见了，全世界都在找他。我也得出去找找，我怕他会出事。”封絮认真地说。

封母不赞同道：“都这么晚了，你一个女孩子上哪儿找去？出事儿怎

么办？他一个大男人爱去哪儿去哪儿就是，还会伤了自己不成？”

封絮叹了口气说：“妈，你不知道事情的内情，所以你不担心。我本来不该告诉你们这件事，但我不说你们恐怕也不会死心。你们得保证我接下来要说的你们会保密，我相信你们。”

封父皱皱眉，看了封母一眼，道：“你说吧。”

于是，封絮就把邓雅淳过去的那些事还有他的病情告诉了父母。封父封母听完脸色更难看了，封母第一个站出来道：“现在就算你爸爸愿意我也不愿意你和他在一起了，这人心理上有问题可是大事，万一将来转变成什么精神分裂，伤了你可怎么办？”

封絮揉了揉额角不再言语，丢下一句“我走了”便离开了。封母想去拦，封父抬手拉住了她，叹口气说：“随她去吧，你拦不住的。”

封母担忧地看着唯一的女儿离去的背影，终于算是彻底体会到了什么叫“女大不中留”。

封絮这一走，就找了邓雅淳一夜。她在他家仔细地找过，他不在家。她在那里守到了天亮，也不见他回来，她彻底放弃了他会回家的想法。

所有人度日如年地过了好几天，依旧没有他的任何消息。

封絮来到瑞亨找查格，瑞亨的员工们本来平时就很少见到邓雅淳，并没察觉到异常。倒是邓雅淳手里堆着的合同和要见的客户全被高层代替了，一时惹来许多客户的不悦。毕竟能直接和邓雅淳本人见面的也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，他本人不到，就算派的是高层也很失礼。

查格看见封絮来了，连忙招呼她到办公室去。封絮正要进去，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是个陌生的号码发来的短信，短信内容是本市海边一个别墅区的地址，署名是……邓雅淳？

封絮立刻转身离开，远远丢给查格一句“我去见邓雅淳”便不见了人影。查格听见她的话愣了一下，随后立刻面露欣喜，他能理解封絮心里的焦急，并不责怪她走得如此匆忙。

封絮离开瑞亨大厦后直接开车前往邓雅淳说的那个地址，那是在本市临海地区的一个别墅区，因为很有名，所以路很好找。

封絮开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车才到达目的地。她停好车询问了管理员，

得到具体路线后，便背着包快速朝那边走去。

走了约莫五分钟，封絮看见了短信上提到的别墅栋数，她焦急地跨上台阶，按下了别墅的门铃。

很快，别墅的门就打开了，可是封絮连邓雅淳的正脸都没看见对方就再次关上了门，留给她的只是塞到她怀里的一张纸和一张支票。

纸上写着几句话，标题是：分手协议。

封絮其实很能明白邓雅淳现在是个什么心理。她这人不太爱说话，也很少在一些事上发表意见，但她比很多人都看得清楚。

邓雅淳现在是因为父母这件事对感情彻底没了信心，自我封闭起来要甩开外界的一切，包括她。站在他的位置，她可以理解他，但她毕竟是她自己，即便知道了他为什么会这样，她还是没办法从容相对。

封絮使劲敲门加按门铃，里面的人却不再开门。她半天没得到回应，直接抬脚朝昂贵坚硬的门上踹着，一边踹一边吼道：“邓雅淳你给我开门！”

一个艺术家，做出这么不雅观的动作，实在有点令人发笑。可封絮完全不在乎，她很生气，脸蛋红扑扑的，风衣和裙子因为她踹门的动作凌乱地散开，连围巾都掉到了地上。

许久，邓雅淳还是不开门。封絮停下动作捡起地上的围巾在脖子上缠好，活动了一下手腕，朝别墅的侧面走。路过窗户时，她也不管里面的人听不听得见她说话，直接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你不开门可以，我找窗户翻进去。”

她敏锐地发现侧墙面有扇窗没关死，但那窗户下面没有任何支撑，只是一片绿色植物，很难爬上去。可她并没退缩，快步走过去后开始四处寻找垫脚物，结果还真被她找到一块大石头。

石头很大，也足够高，可以让她踩着勉强爬上窗户，但是，怎么搬动石头是个难题。

封絮站在石头边试着推动石头，但石头实在太沉了，她差点把腰给闪了。

封絮有点自暴自弃，拽下围巾使劲抽了石头两下，鼻音很重道：“连

你也给我使绊子！”

好像所有的委屈一下子倾泻而出，封絮这几天强忍着眼泪全都流了出来。她直接坐到石头上开始哭，也不怕路过的人看，反正是在邓雅淳的花园里，谁爱看谁看。

她一哭起来，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，哭了大概有几分钟后，邓雅淳那死死关着的房门就自己打开了。

他一身黑色站在门里，外表冷峻、眼神冷漠、双眉紧锁，处处昭示着他已经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。他不言不语的，那么安静，安静如冰。

封絮看见他这副样子，怒火就上来了。她可以理解邓雅淳可能旧疾复发的无奈，甚至可以理解他因为父母的事而怀疑他们的感情，但她就是控制不住想上去踹他一脚的心情。

心里那么想，她就那么做了，真的踹了邓雅淳一脚。邓雅淳黑色的西裤上留下大大的脚印子，可见封絮刚才在花园里玩得有多激烈。

“这样够了吗？不够你可以继续，够了就回去吧。”邓雅淳毫无感情地开口，声音好像蒸馏水一样，没有一丝杂质。

封絮冷笑一声，抹掉眼泪淡淡道：“不够，我还没说话呢！邓雅淳，你真不是个男人，出了事就知道躲起来，你不知道很多人正需要你吗？你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，不是十几岁的孩子了，你有什么资格缩在所有人后面，让别人帮你处理烂摊子？你母亲现在躺在医院，你可以不闻不问，你的女朋友你可以用分手协议来打发，你的事业有查格帮你处理，你真是高枕无忧、可以随便堕落了，是吗？原来我看错了你，你不是个成年男人，你只是个儿童！”

邓雅淳皱起眉，看着言辞尖酸刻薄的封絮，表情变化莫测。

封絮接着道：“是不是觉得我也颠覆了你的认知？你没料到我会说出这种话吧？”封絮掠过他，捡起被她丢在地上的分手协议和支票，看了看那可以随意填数额的所有人梦寐以求的东西，微勾着嘴角走回了他身边。

“钱是个好东西，不是吗？”她认真地说，“分手我同意，钱我也收着，你这次能再恢复正常那我就祝贺你；你要是恢复不了一命呜呼了，我就用这笔钱给你收尸。”

说罢，她把支票和分手协议塞进风衣口袋，顺便取出手机拨通了查格的电话，眼睛紧盯着邓雅淳，等电话接通就对查格报出了所在地址，道：“他在这儿，你过来吧，至于你们要怎么处理你们的事，就和我没关系了。”

查格忙道：“封小姐，麻烦你在原地看着他好吗，我马上就过去！”

封絮应允道：“我会等到你来了再走。”说罢，她挂了电话。

邓雅淳始终站在那儿不动弹，眼睛无神地朝着她的方向，好像在看她，又好像在透过她看向别的地方。

封絮上前强硬地把他的下巴捏在手里，逼着他不得不认真地面对她。见他这副皱眉抗拒的模样，封絮抿唇一笑，仿佛刚才所有的阴霾都散去了。

“我们今天闹成这样，我就没想过以后还能和好。”她平静道，“公开关系是你要公开的，分手也是你要分手的，当初在一起也是你要在一起的，所有的选择都是你自己做的。你以前说费铭恶心，其实你也挺恶心的，不负责任的人是你，可付出真感情的却是我，说得通吧？”

邓雅淳抬手把她捏着自己下巴的手握在手里，另一手揽住她的腰拉进了怀里。封絮靠在他身上，能闻到明显的烟味，这人这几天估计抽了很多烟，否则味道也不会浓到这个地步。

封絮推开了邓雅淳。她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，然后才看向他。他依旧不说话，下巴上微微的胡茬儿昭示着他这几天过得并不好。但这能怪谁呢？就像封絮刚刚说的，现实很残忍，当你是个孩子时，你可以躲在别人背后，可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有很多人需要你来遮挡风雨，你不能逃避。

封絮从衬衫领口摘下墨镜，戴上遮挡住红红的眼睛，吸了吸鼻子道：“我相信你会等到查格过来的，我就不留在这儿碍你的眼了，等你什么时候恢复了，记得以后不要再这么自我了，对你的下一任好一点。顺便，是你要公开关系的，怎么解决媒体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”说罢，她转身离开，留下他一个人站在原地。

海风随着封絮走路的动作拂动着她的围巾和风衣下摆，就好像他第一

次见她时那么决绝。那时候她刚从民政局出来，刚刚和费铭办理完离婚。那之后，她再也没有被费铭打动过。他有种感觉，今后他的待遇恐怕会和费铭一样了。

邓雅淳缓缓舒了口气，平时能言善辩的他这个时候却说不出一个字来。其实他刚刚一直很想说点什么，但他实在开不了口，张开嘴巴也不知道会吐出什么话。为了避免事态愈演愈烈，他最终还是死死地闭着嘴巴。

如封絮所说，邓雅淳的确没有离开。他等到了查格，查格看到他的时候，显得特别无力。

难得一次海边，封絮不打算就这么回去。她离开邓雅淳住的别墅区便驱车前往海滩方向，尽管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吹进来的风会很凉，但封絮还是开着窗，任由风吹乱她一头长发。这样可以让她更冷静，不至于被冲动左右了大脑。

十月份的海边景色尚可，封絮没有下车，就在海岸边的车里静静地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。这里的海水污染并不严重，一片蓝汪汪的很漂亮，这也是这边房价那么贵的原因。

邓雅淳可真是财大气粗，随便什么地方都有房子。别人努力一辈子可能都不能在首都买一个厕所，可他呢，有这么好的条件，却指不定哪天就无福消受了。

这么想可能有点咒他的感觉，可封絮现在正在气头上，也就这么想着才能舒服点。

看够了海，封絮开车回家。路上查格给她打电话，她接起来道：“怎么，没见到他？”

查格道：“不，见到了，我们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。你呢？”

封絮道：“我也是。”

“哪条路？一起走吧。”

“查副总以为是自行车吗，还结伴而行？”封絮不咸不淡地开着玩笑，说完便道，“不聊了，开车不方便接电话。”说罢，挂了。

查格无奈地望向副驾驶，邓雅淳仰头坐在那儿看着车子天窗。查格摘掉蓝牙耳机道：“挂了，她不来。”

邓雅淳看向他，看了几秒又转回来继续看着天窗，过了约莫五分钟，他才哦了一声。

查格瞧他这副样子，想了想还是说道：“我给你安排了心理医生，很专业，James（詹姆斯）介绍的。”

James是美国一家心理诊所的心理咨询师，在业界非常有名。邓雅淳在国内不方便见他，他介绍了他的朋友来帮邓雅淳做咨询。

邓雅淳看向查格道：“我觉得不用别人。”他抿抿唇，“封絮就很有当心理咨询师的潜质。”

查格白了他一眼：“你别逗了，你这属于变异——哦不，怎么说呢？反正就是，你喜欢她，所以她刺激你比较有用；你不喜欢她的话，她说什么都没用，你早听不耐烦了。”他好像有点说烦了，直接道：“反正就是你心疼了呗，还能有什么？像我们这些人，说破天也没用。”

邓雅淳没有言语，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，端详了好一会儿，忽然弯唇笑了。要不是因为他这个笑十足的自嘲和讽刺，查格就要直接拨打120了。

毕竟在这个时候还笑得出来的，那不是变态也胜似变态了。

封絮回到家后，给父母发了个短信报了平安，随后换了鞋直奔卧室，扑到床上卷着被子喘气。

她越想越纠结，越想越不甘心，最后直接把被子踢到了地板上泄气，踢完了又下床把被子捡了回去，负气道：“我这不是给自己添麻烦吗，脏了谁帮我洗？还不是折磨自己！”

邓雅淳应该过不久就会发分手声明吧，然后她就会再一次成为“弃妇”，再一次为自己的错误决定食下恶果。舆论的压力倒是其次，最糟糕的是，这次她是很动心，分手后恐怕再不能像和费铭离婚那么淡定了，但这也怪不了别人，还不都是她自己折腾的？

只是，跟封絮想的不太一样，邓雅淳一直都没有发所谓的分手声明。他按部就班地整理着他消失那几天留下的烂摊子，按时去心理咨询师那里做咨询，除了没有和封絮联系以外，似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